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後漢書五十五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

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間

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傳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以伉

長兄甚見尊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

伏胡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

薨是爲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子
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帝質帝立梁
太后下詔以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改
鴻封勃海王委謂委輸也立二十六年薨是爲孝
王無子太后立桓帝弟蠡吾侯悝爲勃海
王奉鴻嗣悝蠡吾侯翼子河間王開孫也延熹八年悝謀爲
不道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貶爲廮陶王
食一縣悝後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

錢五千萬帝臨崩遺詔復爲勃海王悝知
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陰求其過初迎
立靈帝道路流言悝恨不得立欲鈔徵書
而中常侍鄭颯音立中黃門董騰並任俠通
剽輕數與悝交通剽疾也王甫司察以爲有
姦密告司隸校尉段熲熹平元年遂收颯
送北寺獄北寺獄名屬黃門署前書音義曰即若盧獄也使尚書令虞
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悝大逆不道遂詔冀

州刺史收悝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責悝悝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相以下以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悝立二十五年國除衆庶莫不憐之

平春悼王全傳

平春悼王全（續漢志平春縣屬江夏郡也）以建初四年封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

清河孝王慶傳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扶風平陵人也（昌文帝時爲中尉以代邸功封壯武侯）父楊以恭孝稱於鄉閭不應州郡之命楊姑即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馬后聞楊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遷入太子宮甚有寵肅宗即位並爲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年立爲皇太子徵楊爲議郎褒賜甚

渥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饋饌
太后憐之太后崩後竇皇后寵盛以貴人
姊妹並幸慶爲太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
主謀陷宋氏（北陽主東海王彊女）外令兄弟求其纖過
內使御者偵伺得失（偵候也音丑政反廣雅曰偵間也）後於掖
庭門邀遮得貴人書云病思生蒐令家求
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以蒐爲厭勝之
術日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

清河孝王慶

承祿觀數月竇后諷掖庭令誣奏前事請
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
肇肇梁貴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
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襲其
母凶惡之風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大
義滅親況降退乎（左傳衛石碏殺其子厚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今廢慶爲清河王皇子肇保育
皇后承訓懷袵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庶

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儀禮喪服曰慈母如母謂妾子之無母父命妾養之故曰慈母如母者貴父之命也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以肇爲皇太子遂出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諷旨傳致其事傳讀續漢曰附乃載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志曰暴室皆名主中婦人疾病也帝猶傷之勑掖庭令葬於樊濯聚在洛陽城北也於是免楊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楊友人前懷令山陽張峻左馮

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楊失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勑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太子即位是爲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爲比常共議私事後慶以長別居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講於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

得外戚傳（前書外戚傳也）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侍鄭衆求索故事（謂文帝誅薄昭武帝誅竇嬰故事）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三百人輿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仞其弟又賜中傳以下至左右錢帛各有差（前書音義曰中傳官者也）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分半也）約勑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常以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遙祠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白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恭懷梁后和帝

母梁貴人常泣向左右以爲沒齒之恨沒終齒年也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無醫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俊蓋暹等皆爲郎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詩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常有蓼莪凱風之哀詩小雅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國風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選懦仁弱慈戀不決之意也懦音仁究反東觀記須留作宿留至父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林騎各四十人後中傳衛訢私爲臧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訢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以訢臧財賜慶及帝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明年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

清河王置中尉內史賜什物皆取乘輿上御以宋衍等並爲清河中大夫續漢書曰中大夫秩六百石無員掌奉王使至京師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魯哀公與孔子言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事見孫卿子也○劉敞曰正文到國下令寡人案文少一曰字仰恃明王垂拱受成垂拱言無爲也尚書曰垂拱仰成既以薄祐早離顧復屬遭大憂屬近也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煢煢夙夜屏營未知所立煢煢孤特也屏營彷徨也

清河孝王慶

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失得是均庶望下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無令孤獲怠慢之罪焉鄧太后以殤帝襁抱遠慮不虞襁以繒帛爲之即今之小兒繃也繃音必衡反留慶長子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至秋帝崩立祐爲嗣是爲安帝大后使中黃門送耿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字大娥娥爲人初伯父聖坐

妖言伏誅家屬沒官二娥數歲入掖庭及
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和帝賜
諸王宮人因入清河弟慶初聞其美賞傳
母以來之及後幸愛極盛姬妾莫比姊妹
皆卒葬於京師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國
其年病篤謂宋衍等曰清河埤薄（埤音婢）欲
乞骸骨於貴人冢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
猶當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

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溼
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
矣及今口目尚能言視冐昧干請命在呼
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九遣司空持節
與宗正奉弔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
者二人副護喪事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
儀比東海恭王（旂有九旒天子制也恭王彊葬以殊禮升龍旌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

丘子愍王虎威嗣永初元年太后封宋衍爲盛鄉侯分清河爲二國封慶少子常保爲廣川王子女十一人皆爲鄉公主食邑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虎威立三年薨亦無子鄧太后復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爲清河王是爲恭王（寵即千乘王伉之子）太后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明聖承天奉祏爲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爲太上皇

宣帝號父爲皇考（宣帝父諱進武帝時號史皇孫坐戾太子事遇害帝即位追尊皇考立廟）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舊章不忘太宗謂繼嗣也左傳季佰子曰舊章不可忘也宜上尊號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貴人追謚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璽綬清河追上尊號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昭

廟置令丞設兵車周衛比章陵（皇考南頓君陵）復以廣川益清河國尊耿姬爲甘陵大貴人又封女弟侍男爲湟陽長公主別得爲舞陰長公主久長爲濮陽長公主直得爲平氏長公主餘七主並早卒故不及進爵追贈敬隱后女弟小貴人印綬追封謚宋楊爲當陽穆侯（當陽今荊州也）楊四子皆爲列侯食邑各五千戶宋氏爲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孝德后異母弟次及達生二人諸子九人皆爲清河國郎中耿貴人者牢平侯舒之孫也貴人兄寶襲封牢平侯帝以寶嫡舅寵遇甚渥位至大將軍事以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劉攽曰案文少延平兩字）子蒜嗣沖帝崩徵蒜詣京師將議爲嗣會大將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蒜爲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

歸心焉初中常侍曹騰謁蒜蒜不爲禮宦
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背正義立蒜而
曹騰說梁冀冀不聽遂立桓帝語在李固傳
蒜由此得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
郡妖賊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
欲共立蒜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暠
將至王宮司馬門（帝紀謝作射蓋紀傳不同）曰當立王爲
天子暠爲公暠不聽罵之文因刺殺暠於

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因劾奏蒜坐貶爵爲
尉氏侯徙往楊自殺立三年國絕梁冀惡
清河名明年乃改爲甘陵梁太后立安平
孝王子經侯理爲甘陵王（安平德王河間王開子）奉孝
德皇嗣是爲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貞
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黃巾賊
起忠爲國人所執既而釋之靈帝以親親
故詔復忠國忠立十三年薨嗣子爲黃巾

所害建安十一年以無後國除

濟北惠王壽傳

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貴人年十三入掖庭壽以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爲國和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王歸藩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初元年鄧太后封壽舅申轉爲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

薨自永初已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爲千萬布萬匹嗣王薨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子節王登嗣永寧元年封登弟五人爲鄉侯皆別食太山邑登立十五年薨無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安國爲濟北王是爲釐王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

釐音僖也

年封次弟猛爲亭侯次九歲喪父至孝建
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以幼年
守藩躬履孝道父没哀慟焦毁過禮草廬
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枇沐體生瘡腫諒闇
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
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尚書盤庚之辭也言
以道德明之使競爲善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也
匱竭也類善也永長也孝子之行無有匱竭長賜與汝之族類教道天下令增次封五

千户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次立
七年薨子鸞嗣鸞薨子政嗣政薨無子建
安十一年國除

河閒孝王開傳

河閒孝王開以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
涿郡爲國延平元年就國開奉遵法度吏
人敬之永寧元年鄧太后封開子翼爲平
原王奉懷王勝祀勝和帝子子德爲安平王奉

樂成黨祀（黨明帝子也）開立四十二年薨子惠王政嗣政傲很不奉法憲順帝以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彊能稱故擢爲河閒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爲禮（峙立也）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別（○劉攽曰王不服案文少一王字）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因捕諸姦人上案其罪（上奏上也音市丈反）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寃獄百餘人政遂爲改節悔過自脩陽嘉元年封政弟十三人皆爲亭侯政立十年薨子貞王建嗣建立十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陵嗣陵立四十一年魏受禪以

爲崇德侯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鄧太后徵濟北河閒王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故以爲平原懷王後焉平原王得無子故立之也留在京師歲餘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京等譖鄧騭兄弟及翼云與中大夫趙玉謀圖不軌闚覦神器懷大逆心神器謂帝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貶爲都鄉侯遣歸河閒翼於是謝賓客閉門自處永建五年父開上書願分蠡吾縣以封翼順帝從之翼卒子志嗣爲大將軍梁冀所立是爲桓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閒孝王爲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列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爲平原王留博侯奉翼後尊翼夫人馬氏爲孝崇博園貴人以涿

郡之良鄉故安河間之蠡吾三縣爲湯沐邑頗嗜酒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家事建安十一年國除解瀆亭侯淑以河間孝王子封淑卒子長嗣。劉攽曰案紀長作長他書亦然明此誤長卒子宏嗣爲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爲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爲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廟曰靖廟皇考長爲孝仁皇夫人董氏爲慎園貴人

陵曰慎陵廟曰奕廟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之河間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常以歲時遣中侍持節之河間奉祠熹平二年使使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康薨子贇嗣建安十二年爲黃巾賊所害子開嗣立十三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城陽懷王淑傳

城陽懷王淑以永元二年分濟陰爲國立五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傳

廣宗殤王萬歲以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爲國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

平原懷王勝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於京師無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爲平原王奉勝後是爲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侯翼爲平原王嗣安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夷昧吳君之名左傳屈狐庸謂趙文子曰若天所啓其衷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人度不失事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也杜預注云嗣君謂夷昧也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

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支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閒多福桓靈丞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痼三王薨朝平春王全廣宗王萬歲城陽王淑並薨於京師也振振子孫或秀或茁振振仁厚貌也音之人反詩國風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論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謂早夭秀謂成長也

景八王傳第四十五

張王种陳傳第四十六　後漢書五十六

張皓傳子綱

張皓字叔明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爲太子少傅封留侯皓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劉攽曰案文多一初字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爲彭城相明帝子彭城王恭之相也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

多以詳當見從詳審而平當也時安帝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趙人江充字次倩武帝時爲直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爲太子所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爲巫蠱上乃使充捕案巫蠱既知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宮得桐木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殺後太子孫宣帝即位追謚太子曰戾於湖置園邑奉祠故曰戾園後遭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逮及也太子死後遭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子冤武帝感悟憐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事見前書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尚書皋陶謨陳九德曰寬而慄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詛也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皓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誅

謗當伏重法皓上疏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前書音義曰司寇二歲刑也輸作司寇因以名焉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復爲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

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南縣子綱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爲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今德不過循用舊典之文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

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人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器謂車服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臧罪者驛馬上之墨綬已下便收其有清勤忠惠宜表異者狀聞八使名見順帝紀）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郡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前書京兆督郵文侯之辭）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

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賜其貪叨（左傳申包胥曰吳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也）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左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前書鄭陽謂蓋英王信君曰太后併鬱泣血切齒側目於貴臣矣）書御京師震悚（御進也）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

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閒積十餘年朝廷不得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二千石謂太守也）故致公等懷憤相聚

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楊兖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彊弱非明也弃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絶血嗣非孝也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

張綱二

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

親爲卜居宅相田疇相視也田並畔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

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王龔傳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

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建光元年擢爲
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
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
蕃遂就吏蕃性氣高初到龔不即召見之
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録功曹袁閎
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
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
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

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閎字奉高
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永
建元年徵龔爲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
以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
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
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
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
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亟急也音紀力反前

掾李固時爲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
記於商曰今旦聞下太尉王公勑令自實
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秉脩厲節敦樂
堯文不求苟得不爲苟行前書曰揚子雲曰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爲苟得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橫爲讒佞
所構毀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
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冤之義三位承助天子位象三台故曰承天象極哀帝時丞相王喜有罪召詣廷尉詔獄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
也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
罪不至重問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武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上使五二千石雜問音義云大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王公沈靜內明不可
加以非理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
羣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表盎解
其過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以爲反諸公莫敢爲言惟郎中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蓋有力也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馮唐安陵人文帝時爲郎署長上與論將帥唐曰臣聞魏尚爲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臣愚以爲陛下

法太明罰太重文帝悅捨尚復官也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位五年以老病乞骸骨卒於家子暢

論曰張皓王龔稱爲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升薦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即人獻其能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言賢人見用則人競獻其所能但有能即獻動必有功功多賞厚故言已厚其功有才器必被收用用則海內蒙福故曰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爲爲難乎以不爲難言不之難也謂進賢達士同折枝之易而不爲之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爲也王曰不能不爲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太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爲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太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彊也爲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爲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爲不能加於百姓乎劉熙注孟子曰折枝若今

之案摩也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柳下惠姓展名禽字獲食邑於柳下謚曰惠臧文仲魯大夫姓臧孫名辰左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言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抑之淳于長受稱于方進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以太后姊子為九卿翟方進為丞相獨與長交稱薦之然則立德者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史記侯嬴夷門抱關者守門柱下無朱文之軫也神仙傳曰老子周宣王時為柱下史朱文畫車為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貧賤之人多被淪棄所以晨門之下必有抱關之賢

柱下之微永無朱文之轍也

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為齊相齊王喜之相徵拜司隸校尉轉漁陽太守所在以嚴明為稱坐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庸功也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禮記曰介胄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為

尚書尋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爲設法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史記曰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網張四面網祝曰自天下四方

噬盡之矣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曰湯德至禽獸於是諸侯畢服噬音逮

武王入殷先去炮格之刑列女傳紂爲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炭之上使有罪緣焉足滑跌墮紂與妲己笑以爲樂名曰炮格之刑臣賢案史記及帝王代紀皆言文王爲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格之刑今云武王與此不同

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文帝時太倉令淳于有罪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官爲婢以贖父文帝悲憐其意爲除肉刑

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景帝時文翁爲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時

召信臣爲南陽太守視人如子其化大行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前書曰高祖約法三章號爲網漏吞舟之魚也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迂遠也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莊子曰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汚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爲舊都矦甸之國園廟

王暢

出於章陵五百里甸服千里矦服南陽去洛千里故曰矦甸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焉生自新野光烈皇后和帝陰后鄧后並新野人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效未若禮賢舜舉皐陶不仁者遠論語子夏之亂也隨會爲政晉盜奔秦左傳晉命隨會將中軍且爲大傳晉國之盜奔秦也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史記曰文王爲西北陰行善化諸矦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虞芮二人不見西伯慙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曷爲取辱遂俱

讓而還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禮記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逼下也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閒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論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言仲尼得奢儉之中而夷齊肌死是末操也無乃

昨然自貴方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史記曰魯相公義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子利乎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史記曰孫叔敖爲楚相且死囑其子曰我死汝其困往見優孟言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貧負薪逢優孟優孟言之於王封之寢丘四百戶也王夫以約失之鮮矣論語孔子之辭也言儉則無失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之辭雖以不德敢慕遺烈後微爲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司空數月以水災策免

明年卒於家子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粲以文才知名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賓客盈座聞粲在門倒屣迎之既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太祖辟粲爲丞相掾後爲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嘗與人行讀道邊碑人問卿能闇記乎因使背而誦之一字不失觀人圍棊粲爲覆之棊者不信以帔蓋之更以它局爲之不誤一道年四十卒魏志有傳

种暠傳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暠悉以賑

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有知人之名也）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責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於大陽郭遥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諶曰山澤不必有

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暠於庭辯
詰職事暠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
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順帝末爲侍
御史時所遣八士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
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爲
請救事皆被寢遏暠自以職主刺舉志案
姦違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
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乃奏請勑四府

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爲刺史二千石尤
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暠
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
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
不知所爲暠乃手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
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
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
奏之○劉攽曰案文多一命字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

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州刺史暠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菆邛僰諸國（菆音側留反）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絶暠至乃復舉種向化時求昌太守治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暠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暠

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稱天王（直或作宜）暠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免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暠承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暠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羣起處處未絶暠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言各飾僞辭隱匿眞狀也）梁太后省奏乃赦

暠承罪免官而已後梁州羌動以暠爲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暠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暠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坐事免歸後

司隸校尉舉暠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爲尚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暠爲度遼將軍暠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乃去烽燧除候望晝舉烽夜燔燧衣燔

光武紀 邊方晏然無警入爲大司農延熹四

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爲稱職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并涼邊人咸爲發哀匈奴聞暠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車特徵病卒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燮聞岱卒痛惜甚乃上書求加禮於岱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

則政化明政化明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槃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易屯卦曰槃桓利居貞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春秋隱公五年臧僖伯卒隱公葬之加一等杜預曰加命服之一等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又曰卿大夫之喪賜謚誄也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謚之號雖未建忠效用而爲聖恩

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不能從
拂字潁伯初爲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
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
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
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年
代荀爽爲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復爲太
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
衝拂揮劒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

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
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將
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
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
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
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
叱之軍士皆披（披音芳靡反）遂前質責卓卓辭

屈乃還軍夕陽亭（夕陽亭在河南城西）及進敗獻帝即位拜劭爲侍中卓既擅權而惡劭彊力遂左轉議郎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徇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郭汜以報其仇與汜戰於長平觀（長平陵名也有觀在長安西十五里也）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涼州

陳球傳

陳球字伯眞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謝承書曰祖父也有令名）父亹廣漢太守（亹音尾）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繁陽魏郡縣也）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撾督郵欲令逐球（撾擊也）督郵不

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
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
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楊黠威李研
等羣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
太尉楊秉表球爲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略
朞月閒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
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
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
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文帝初與郡守分銅虎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重復言者
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爲
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
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埶反
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
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
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爲郎遷魏郡

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以上遷南陽太守以糾舉豪右爲埶家所謗徵詣廷尉抵罪會赦歸家復拜廷尉

○劉攽曰案球初未嘗爲廷尉何得言復當作徵字

喜平元年竇太后本遷南宮雲臺太后父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及爲中常侍曹節矯詔殺武蕃迁太后焉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

陳球

德不報無言不酬大雅抑詩也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祔謂新死之主祔於先死之廟婦祔於其夫所祔之妃妾祔於妾祖姑也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宮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怪

公卿以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
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
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
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
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
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
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
馮貴人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

陳球

靈汙染段熲爲河南尹坐盜發馮貴人冢左遷諫議大夫且無功於國
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
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實既寃皇
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
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
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
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爲
之愧曹節王甫復爭以爲梁后家犯惡逆

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戾太子衛皇后共太子斬江充自殺武帝崩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為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周易曰坤為母）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

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為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以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六年遷球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為廷尉太常光和二年遷太尉數月以日食免

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爲長樂少府（桓帝母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置太僕少府）乃潛與司徒河閒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氏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以書勸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衞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乂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求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衞尉陽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以正直忤宦官出爲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郃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之辭也）郃許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之璜懼迫以

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等常與潘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求樂聲執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及求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策免郃郃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

子瑀吳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謝承書曰瑀舉孝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辟大尉府未到求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球兄子珪字漢瑜舉孝廉劇令去官

陳球

舉茂才齊北相珪子登字元龍學通今古勵身循理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畧一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荆州牧劉表坐備　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見汜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闤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天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也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張皓爲廷尉故曰卿龔紘便佞以直爲眚眚過也二子過正埋車堙井張綱埋輪王暢堙井孟子曰矯枉過正种公自微臨官以威陳球

專議相思同歸

張王种陳傳第四十六